

从地下铁森下车站往新大桥走，在桥前的小路右转，民宅节比邻次，不时还可看到小型商店。这些店，几乎都散发出一种自古以来就营业至今的氛围。如果是其他地区，可能早就被超市或量贩店淘汰了，但他们却仍能老当益壮的活下去，这或许就是老街的有点吧，草薙边走边想。

时间已过了晚间八点。大概是哪里有公共澡堂，只见抱着脸盆的老妇和草薙他们错身而过。

“交通便利，买东西好像也很方便，应该是个适合定居的好地方。”岸谷在他身旁嘟囔。

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
“不，没什么特别意思啦。我只是觉得纵使只有母女相依为命，这里应该也很容易生活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令草薙恍然大悟的理由有二。其一，待会要见的对象就是和女儿相依为命的女人，另一点则是岸谷也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。

草薙边走边比对着便条纸上抄的地址与电线杆上的路牌，照理说差不多也该抵达要找的那栋公寓了，便条纸上还写着“花冈靖子”这个名字。

遇害的富坚慎二在旅馆登记的住址并非捏造，他的户籍的确还留在那个住址，不过他并不住在那个地方。

查明死者身份的消息，电视和报纸都报道了。同事也不忘加上一句“如果认识此人请立刻和附近的警局联系”，然而完全没收到算得上线索的消息。

根据出租房子给富坚的房屋中介业者的记录，查出了他以前的工作地点是中古车行；但他没做很久，不到一年就离职了。

以这个线索为起点，调查人员逐一查明了富坚的经历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他过去竟是卖超级进口车辆的业务员，因为挪用公款被发现后遭到开除，不过并未遭到起诉。就连挪用公款的事，也是其中一名调查员偶然透过小道消息探听到的。那家公司当然还在营业，不过根据公司的说法，已经没有员工知道当时的详情了。

富坚在当时结了婚，据跟他很熟的人表示，富坚离婚后似乎还对前妻纠缠不放。

前妻带了个孩子，要查出两人的居住地点对调查人来说不是难事，很快就查出那对母女——花冈靖子和美里的住处。地点在江东区森下，也就是现在草薙她们正要去的地方。

“真不想接这个差事，好倒霉。”岸谷叹息着说道。

“怎么，跟我去打听案情有这么倒霉吗？”

“不是啦，人家母女俩好端端地安静过日子，我只是不想去打扰她们。”

“只要跟案子无关，就不会打扰到她们的。”

“不见得吧，听说富坚好像是相当恶劣的坏丈夫、坏父亲，她们应该连想都不愿再想起吧？”

“这样的话，她们应该更欢迎我们，因为我们带来了坏男人死掉的好消息。总之你别这样苦着脸了，否则连我都会跟着泄气。噢，好像就是这里。”草薙在老旧的公寓前驻足。

建筑物本身呈现脏脏的灰色，墙上有几处修补的痕迹。共有两层，上下各四个房间，现在亮着灯的大约只占了半数。

“二零四号室，这么说是在二楼喽。”草薙走上楼梯，岸谷也尾随在后。

二零四号室距离楼梯最远，门旁的窗口射出灯光。草薙松了一口气，如果不在家就得改天再跑一趟了，他并未通知对方今晚要来访。

他按下门铃，室内立刻传来有人走动的声响，锁开了门也开了，不过门上依然挂着链子。既然是母女相依为命，这种程度的谨慎是理所当然。

从门缝彼端，有一名女子正讶异地仰望草薙二人。大大的黑眼珠令人印象深刻，是个脸蛋小巧的女人，看起来年纪轻轻不到三十岁，但草薙立刻发觉那是因为灯光昏暗，握着门把手的手背分明属于家庭主妇。

“不好意思，请问是花冈靖子小姐吗？”草薙尽量让表情和语气柔和一点。

“我就是。”她露出不安的眼神。

“我们是警视厅的人，有个消息想通知您。”草薙取出警用手册，给对方看大头照的部分，一旁的岸谷也有样学样。

“警察……”靖子睁大了眼睛，大大的黑眼珠游移不定。

“可以打扰一下吗？”

“啊，好。”花冈靖子先把门关上，卸下门链后，重新打开。“请问，到底是什么事？”草薙向前一步，脚踏进门内，岸谷也跟着效法。

“您认识富坚慎二先生吧？”

靖子微微一僵的表情并未逃过草薙的眼睛，但那或许该解释为，是因为突然听到警察提起前夫的名字。

“是我前夫……那个人怎么了？”

她似乎不知道他已被害，大概是不看电视新闻和报纸。新闻媒体的确没有大篇幅处理这则新闻，就算她没注意到也不足为奇。

“事实上，”草薙才刚开口，眼睛就瞄到里面的纸门，纸门正啪地关上。“里面有人？”他问。

“是我女儿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门口拖鞋放着运动鞋。草薙压低声音，“富坚先生过世了。”

靖子的嘴唇惊讶的张开，除此之外没有太大的表情变化。

“那是……呃，怎么回事？”她问。

“有人在旧江戸川的堤防发现他的遗体，目前无法做任何断定，不过也有可能
是他杀。”草薙坦白表示，因为他判断这样更能开门见山地质问对方。

靖子的脸上这时才浮现动摇的神色，她一脸茫然地微微摇头。

“那个人……怎么会发生这种事。”

“我们目前就是在调查原因，富坚先生似乎没有家人，所以只好来请教以前跟
他结婚的花冈小姐。这么晚来打扰，不好意思。”草薙鞠躬道歉。

“啊，呃，这样吗？靖子手捂着嘴，垂下双眼。”

草薙对里面一直关着的纸门耿耿于怀，她女儿是否正在里面竖耳倾听母亲与来
客的对话呢？如果正在听，那她对以前的继父的死会做何感想？

“不好意思，我们事先做了一点调查。花冈小姐和富坚先生是在五年前离婚的
吧？后来，您还见过富坚先生吗？”

靖子摇头。

“离婚后几乎没见过面。”

几乎？这表示，并非全然没见过面。

“就连最近一次，都已经很久了。好像是去年，还是前年吧……”

“你们都没联络吗？比方说打电话，或是写信。”

“没有。”靖子再次用力摇头。

草薨一边点头，一边不着痕迹的观察室内。六帖大的和室，虽然老旧但打扫得很干净，也整理得井然有序，暖桌上放着橙子。看到墙边放着羽毛球拍，怀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，他以前大学时也参加过羽毛球社。

“富坚先生去世，应该是三月十日晚上的事。”草薨说。“听到这个日期，和旧江户川的堤防这个地点，您有没有想到什么？就算再琐碎的小事都可以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对我们来说那天并非特别的日子，我也完全不知道那个人最近过着什么生活。”

“这样吗？”

靖子看起来显然很困扰。不想被人问起前夫的事，可说是人之常情。草薨目前还难以断言，她和本案究竟有无关系。

今天就先到此为止姑且打道回府吧，他想。不过有一点必须先确认。

“三月十日您在家吗？”他边把首次放回口袋边问，他自认已摆出姿态强调：这纯粹是顺便问一声。

不过他的努力没什么效果，靖子皱起眉头，露骨地表现不悦。

“我应该一五一十交代清楚那天的事情比较好吗？”

草薨对她一笑。

“请别看的那么严重。当然，如果能弄清楚的话，对我们来说也比较有帮助。”

“请稍等一下。”

靖子盯着位于草薙二人视野死角的墙面，那上面大概是帖了月历。草薙心想如果上面写了预定行程的话还真想看一眼，不过他还是决定忍住。

“十号我一早就去工作，后来跟我女儿出门了。”靖子回到。

“你们去了哪里？”

“晚上去看电影，在锦系町的乐天地那个地方。”

“你们大约是几点出门的？说个大概的时间就可以了，另外如果能把电影片名告诉我是最好不过。”

“我们是六点半左右出门的，电影片名是……”

那部片子草薙也听过。是好莱坞电影的卖座系列，现在正在上映第三集。

“看完电影，你们就立刻回家了吗？”

“我们在同一栋大楼里的拉面店用餐，然后去唱歌。”

“唱歌？去KTV吗？”

“对，因为我女儿一直吵着要去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你们长长一起去吗？”

“大概一两个月去一次。”

“大约唱了多久？”

“每次都是一个半小时左右，否则回来就太晚了。”

“看电影，吃饭，唱KTV……那你们回到家是……”

“应该已经过了十一点，不过我也不是很确定。”

草薙点点头，但他总觉得有点无法释然。至于原因，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来。

“看来应该跟案子无关。”岸谷一边离开204室门前一边小声说。

“目前很难说。”

“母女一起唱歌，真不错，很有共享天伦之乐的味道。”岸谷似乎不愿去怀疑花冈靖子。

一个男人走上楼梯，是个体格矮壮的中年男人，草薙两人停下脚让男人先过。男人打开203室的门锁，进入屋内。

草薙和岸谷对看一眼后，转身往回走。

203号室挂着石神这个门牌，一按门铃，刚才那个男人就来开门。他似乎刚脱下大衣，穿着毛衣和便裤。

男人面无表情地来回看着草薙与岸谷的脸。照理说这时应该会一脸讶异，或是流露出戒心，但男人的脸上根本读取不到这些情绪，这点令草薙很意外。

“抱歉这么晚来打扰，能不能请您帮个忙？”草薙堆出殷勤笑容将警用手册拿给他看。

即便如此男人脸上的皮肉依然纹风不动，草薙上前一步。

“只要几分钟就好，我想请教您几句话。”

他以为对方可能没看到警用手册，遂将手册再次拿到男人面前。

“有什么事？”男人对手册瞧也不瞧径自问道，看来他已知道草薙两人是刑警。

草薙从西装内袋取出一张照片，是富坚以前在中古车行上班时的照片。

“这张照片虽然有点旧，不过您最近有看过貌似此人的人物吗？”

男人定定凝望照片后，抬起脸看着草薙。

“我不认识这个人。”

“我想也是，所以我只是请问您是否看过类似的人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不，这只是打个比方，例如这附近。”

男人皱起眉头，再次垂眼看照片。看来是没希望了，草薙想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男人说。“如果只是路上擦肩而过，那我不会去记长相。”

“这样吗？”看来根本不该向此人打听，草薙很后悔。“请问，您通常都是这时候回来吗？”

“不，看日子而定，有时社团活动也会拖到比较晚。”

“社团活动？”

“我是柔道社的顾问，管好道场的门窗也是我的工作之一。”

“啊，您是学校老师吗？”

“对，高中教师。”男人报上校名。

“这样子啊，您累了一天还来打扰真不好意思。”草薙低头致歉。

这是他看到玄关旁边摆了一堆数学参考书。原来是数学老师啊，想到这里，他不禁有点倒胃口，这是草薙最头疼的科目。

“请问，您是石神先生没错吧？我看过门牌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么石神先生，三月十日那天您是几点回来的？”

“三月十日？那天怎么了？”

“不，跟您毫无关系，我们只是想手机那天的情报。”

“噢，是吗？三月十日啊……”石神望着远方，然后立刻将视线回到草薙身上。“那天我记得立刻就回来了，应该是七点左右吧。”

“那时，隔壁有什么动静吗？”

“隔壁？”

“就是花冈小姐家。”草薙压低声音。

“花冈小姐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“不，现在还不知道，所以才要收集情报。”

石神的脸上浮现揣测的表情，也许是针对隔壁的母女开始东猜西想。草薙根据室内的样子，判定此人还是单身。

“我不太记得了，不过应该没什么特别的动静吧。”石神回答。

“有听到什么杂音，或者说话的声音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石神侧着头，“我没印象。”

“这样吗？您跟花冈小姐熟吗？”

“我们是邻居，见面自然会打招呼，大概就是这个程度吧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不好意思，打扰您休息。”

“哪里。”石神鞠个躬，顺势朝门内侧的信箱伸出手。草薙不经意地往他手边一看，霎时瞪大了眼，因为他看到邮件之中有帝都大学这几个字。

“请问……”草薙略带迟疑地问，“您是帝都大学的校友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石神的小眼睛睁大了一些，不过似乎立刻就发现自己手上的信箱。

“噢，你说这个吗？这是学校校友会的会刊。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“不是，因为我朋友也是帝都大的校友。”

“噢，这样吗？”

“不好意思打扰了。”草薙又行了一礼走出屋子。

“帝都大不就是学长毕业的学校吗？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？”离开公寓后岸谷问。

“没有，我猜他的反应会让我很不爽，因为那家伙八成是理工科系的。”

“学长也对理工科有自卑情绪吗？”岸谷鬼头鬼脑地笑了。

“因为我身边就有个家伙老让我意识到这点。”草薙想起汤川学的面孔。

石神等刑警走了十分钟后，才离开屋子。他朝隔壁房间投以一瞥，确认204号室的窗子亮着灯，这才下楼。

要找个不惹人注目的公用电话，还得再走上将近十分钟。他有手机，家里也有电话，但他认为最好都不要用。

他边走边回想与刑警的对话。他确信，自己没有提供任何线索足以让警方察觉他和本案的关系，不过不怕一万只怕万一。警方应该会想到处理尸体需要男人帮忙，到时必然会急着找出花冈母女身边，有哪个男人可能为了他们不惜犯罪。石神这个数学教师，也很有可能只因为住在隔壁就被警方盯上。

今后去她家固然危险，甚至也得避免直接碰面，石神想。之所以不从家里打电话，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。因为警方有可能透过通话记录，发现他频频打电话给花冈靖子。

“天亭”呢……

关于这件事情，他至今仍未做出结论。按照常理推论，最好暂时不要去。不过刑警迟早还是会去那家便利店打听，到时或许会从店里的人那里听说，住在花冈靖子隔壁的数学老师天天都来买便当。这样的话，如果在案发后突然不来了，反而显得可疑，还是像之前一样报到比较不会惹人怀疑。

关于这个问题，石神没有把握自己能提出最和逻辑的解答。那是因为他心知肚明，自己渴望像以往一样去“天亭”，因为唯有“天亭”是花冈靖子和他唯一的交点。不去那家便利店，他就见不到她。

抵达那个公用电话后，他插进电话卡，卡片上印着学校同事的小宝宝。

他拨的是花冈靖子的手机号码。他认为家里的电话或许会遭到警方装设窃听器。虽然警方表示不会窃听一般老百姓的通讯，但他不相信。

“喂？”传来靖子的声音。石神之前就跟她说过，要联络时会打公用电话。

“我是石神。”

“啊，是。”

“刑警刚才来过我家，我想应该也去过你家吧？”

“对，刚刚才来过。”

“他们问了些什么？”

石神在脑中整理、分析、记忆靖子所说的内容，看来警方在现阶段并没有特别怀疑靖子，盘问她的不在场证明应该只是例行手续。

不过一旦查明富坚的行动路线，发现他来找过靖子后，刑警想必会脸色大变的朝她展开攻势，首先应该会追究她说最近没见过富坚的这段供述，不过他早已指点过她该如何防御这点。

“令渊也见过刑警吗？”

“不，美里待在里面房间。”

“是吗？不过他们应该迟早也会想找令媛问话。到时该怎么应付，我已经说过了吧？”

“是的，您吩咐的很仔细，她自己也没问题。”

“我要啰唆的再强调一次，没必要演戏，只要机械式地回答对方的问题就行了。”

“是，这个我也告诉过她了。”

“还有，你给刑警看过电影票根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今天没给他们看。因为您说过，对方没这么要求之前不用拿出来。”

“这样就对了，你把票根放在哪里？”

“在抽屉里。”

“请夹在电影简介中，没有人会小心保管电影票根，如果放在抽屉里反而显得可疑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

“对了，”石神咽下一口口水，用力握着话筒，“‘天亭’的人知道我常去买便当的事情吗？”

“什么意思……？”

“换句话说，我想请教你，店里的人怎么看待住你隔壁的男人常来买便当的这件事？这点很重要，请你务必坦白告诉我。”

“这个啊，店长也说您肯常来光临，他高兴都来不及。”

“他们知道我是你的邻居吧？”

“对……请问这有什么不妥吗？”

“不，这点我自由考虑。总之请你照我们事先商量的行动就好，知道了吗？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

“那就这样。”石神把话筒拿开耳旁。

“啊，石神先生，请等一下。”靖子叫住他。

“有事吗？”

“谢谢您处处费心，您的恩情没齿难忘。”

“哪里……那就这样。”石神挂断电话。

她最后的那句话，令他全身热血沸腾。滚烫的双颊被冷风一吹格外舒服，连腋下都出汗了。

石神带着满心的幸福踏上归途，不过雀跃的心情并未太久，因为他听说了“天亭”的事。

他发觉自己在刑警面前犯了一个错，对方问起他和花冈靖子的关系时，他回答只是偶尔打个招呼，当时他应该把去她工作的店里买便当的事也一并说出才对。

“你们查证过花冈靖子的不在场证明了吗？”间宫把草薙和岸谷叫到桌边，一边剪指甲一边问。

“已经查过KTV那边了。”草薙回答，“他们好像是老主顾，店员记得他们，也留有记录，从九点四十分开始总共唱了一个半小时。”

“那之前呢？”

“花冈靖子看的电影，就时间点考量，好像是七点整的那一场。散场是九点十分，之后她说去了拉面店，所以毫无矛盾。”草薙看着手册报告。

“我没有问你矛不矛盾，我只问你查证了没有。”

草薙关上手册，耸耸肩说道，“没有。”

“你觉得这样对吗？”间宫冷然抬眼看他。

“组长你应该也很清楚，电影院和拉面店那种地方，是最难查证的场所。”

间宫听完草薙抱怨，把一张名片扔到桌上，上面印刷着“玛丽安酒廊”，地点似乎在锦系町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靖子以前上班的店，三月五日那天，富坚去酒店里。”

“受害的五天前……吗？”

“听说他打听玩靖子的时才离开，说到这里就是连你这个二愣子，应该也明白我想说什么了吧？”间宫指着草薙两人的背后，“快去查证，查不出来的话，就去找靖子。”